

流年记

咏物志

零元肉串

珂桦

傍晚下班，从地下车库步入电梯，一股温热焦香的烧烤气息先一步漫入狭小空间。外卖小哥背身立在门边，身后跟进两个七八岁的孩童，一男一女，掌心各攥着几支细巧的肉串。

我靠在轿厢最内侧，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恰好走到我身边，距离近得能看清她鼻尖上的细碎辣椒面。忽然，她高高举起手里一串玲珑小巧的肉串，直直递到我面前，脆生生地说：“阿姨，给你吃。”

我一怔，望着烤串顿生暖意，轻声说：“谢谢你呀，怎么想到分给阿姨？”小姑娘眉眼笑成一弯浅月：“这个肉串有点辣。”

我笑着追问：“是你自己怕辣吗？”“我喜欢吃辣的呀。”她晃了晃另一只手里余下的几串，笑意盈盈，言外之意是我还有呢。

我又好奇地问起肉串的价钱，女孩俏皮地回答：“这一串不要钱，零元哦。”

电梯叮咚一声抵达我的楼层。我再次向纯真的小女孩道过谢，踏出轿厢，那一缕淡淡的烧烤香气，还有女孩那毫无杂质的善意，仿佛一直跟随着我，久久萦绕于心。回到家中，那份细柔轻盈的欢喜仍迟迟不散，一段童年往事倏忽浮现眼前。

七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因病住院，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共处一间病房。邻床躺着一位三十多岁的阿姨，待人温和友善。傍晚，父母赶回家照料家事，偌大病房只剩我与她二人。她轻声同我交谈，许是那份陌生的温柔打动了年幼的我，我执意要把随身所有吃食全都赠予她。那些亲戚探望送来的水果罐头、香甜桃酥，平日里难得尝上一口，于儿时的我而言是顶珍贵的好物，可彼时一心想要回馈那份暖意，任凭阿姨再三推辞，我依旧执拗地把罐头、点心一股脑塞进她怀里，码在她的床头。

次日一早，阿姨出院，临走前欢喜地留下葡萄与各式零食，将我的床头柜堆得满满当当。父母赶到病房，分外诧异，我便骄傲地同他们讲起与邻床阿姨的友谊。孩童的慷慨无关价值高低，也不分亲疏远近，只凭心底生出的纯粹好感，多年前的我与今日电梯里的小女孩，竟是循着同一份赤诚，把心里手里最珍贵的东西，分给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

这般毫无来由、不掺半点功利的赠予，在如今显得格外珍贵。

之前我住在金沟寨仅有十二户人家的六层楼里，邻里相处和谐，相遇时总会含笑问候。有一天半夜我家暖气管爆裂，水漫全屋，对门与楼下的邻居都来帮忙清理。几年前，我为方便上班，搬进一座三十二层高楼，一个单元竟容纳了一百二十八户人家。

入住之后，才体察到“刚需圈层”邻里间的疏离。大多数邻居同乘电梯时，从不正脸相对，偶尔目光相遇便会仓促躲闪，或是漠然转头避开。久居于此，我也渐渐被周遭氛围同化，也习惯敛去笑意，面无表情侧身

而立。

唯独孩童，是冷漠楼宇里热情的火种。小区住户多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宝宝，襁褓里安睡的婴儿、推车中睁大灵动的双眼的幼童、牙牙学语时好奇打量陌生人的稚子。每每在电梯遇见，我总会含笑逗弄，与看护孩子的家长闲话几句家常。

待到孩童背上沉甸甸的书包踏入校园，一身稚气褪去，眉眼间多了几分心事，我便自觉保持分寸，不再轻易搭话。可孩童心底纯粹的热忱，并不会因年岁稍长而猝然磨灭。曾有一回乘梯，遇见一个晒得黑黑的小女孩，也是七八岁的样子，仰头定定望着我，我回她粲然一笑。她下电梯时频频回头，踏出轿厢后还大声同奶奶直白地赞叹：“奶奶，这个阿姨好好看啊！”

主动分享肉串的羊角辫女孩，与那个直白热忱的小女孩一般，用最朴素无华的善意，融化了高楼林立间厚厚的隔阂，也让我心中生出无限希冀。

世间柔软从不止于人，檐下飞鸟，亦识人间冷暖。一个月前，一对白鸽择了我家北向窗外的空调井落脚，并孵出两只羽翼未丰的乳鸽。一个狂风骤雨之夜，父鸽母鸽反复拍打窗沿，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卸下纱窗，才发现一对小乳鸽团缩在空调井的角落里瑟瑟发抖，令人怜惜。我立即拿了一条毯子为其遮风挡雨，然后网购了一间室外鸽舍安置在窗外，备足小米与清水。数日后出差归来，迫不及待开窗寻鸽，听见细碎咕咕鸽语，见两只幼鸽安然栖在舍中，鲜活温顺，瞬间抚平了连日奔波的疲惫。飞鸟的眷顾，是对楼宇中人最美好的祝福。

前几日，去参观一处尚未开售的第四代住宅。甫入地下停车场，便撞见一套规整周全的待客礼仪：保安远远上前躬身问好，主动拉开车门，举止温雅得体，训练得滴水不漏。步入园区，亭台流水错落排布，一步一景皆是清雅意境。迎宾礼仪女子身着天青色旗袍，眉眼温婉，笑意妥帖；就连头戴安全帽往来工地的工作人员，擦肩而过时也会自然颌首微笑。

这般精致周全的高雅礼遇，固然令人心身舒适，可我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更朴素、更辽阔的期盼。我向往的人间，是不分居所、不分行业、不分身份，所有人相逢之时，都能发自内心展露善意的笑容，怀揣一份对等无差别的尊重。这份温柔不必依靠培训雕琢，不是程序化的服务话术，而是源于心底自然生长的共情与包容。

那支细小温热的烤肉串，不过孩童随手相赠，于我而言，却是喧嚣城市里一束难得的文明微光。钢筋水泥分割出无数独立封闭的居所，一机全能的互联网淡化了邻里互助的温暖，快节奏的生活磨平了人们主动示好的热忱，可孩童未曾被世俗的疏离浸染。那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善意，是人与人之间本该拥有的，也是我心中对这座城市、对人间往来最朴素美好的期许。倘若人人都能守住心底这份孩童般的赤诚，再拥挤的街巷，亦处处流淌温柔。

闲步识草

鲁从娟

傍晚，饭后漫步，沿途识草，实乃人间闲趣。

起初，我在小区广场漫步，天热流汗多，意志力又薄弱，溜达两圈就转上回家的路。后来我出了小区往外走，沿着山海步道走，目光流连于步道两旁的青草野菜，竟然一去二三里，往返六七里，身心沉浸于草木之间，全无疲惫之感。

可能是我小时候天天拔青菜薅野草留下执念了，每当看到那些嫩嫩的青草野菜，就觉得在田野长着太可惜了，如果把我家的羊牵出来，把兔子都赶出来，得吃得有多香啊！若手里有把镰刀，我一会儿就能割一大篓。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家畜家禽，小伙伴们放了学都得去田里为它们觅食，天长日久，田里光秃秃的，村庄附近根本找不到这么好的野草。

那些嫩生生的青草是夏日田野里的主角，它们在空闲的地儿成片地长，或见缝插针散落在野菜堆里。它们不与繁花争艳，只把细碎的青绿铺上田野。青草家族里我最喜欢绊根草，不但兔子和羊爱吃，大鹅和鸡鸭也会叨上几口。它的叶子细窄柔软，青翠碧绿，鲜嫩水灵，一丛连着一大片。古诗里有“芳草萋萋”“碧草如茵”的句子，让人立马想到毛茸茸的绿毯子。

马齿苋整体看起来肉乎乎的，它贴着地面生长，全株光滑，绿叶红茎。马齿苋是猪最爱的美食，小时候我一篓一篓地拔这种野菜，母亲把它切碎，拌上麦麸，两头猪一顿能吃一大石槽。我想着等转回来的时候，拔几棵马齿苋，回家捣点蒜泥拌凉菜吃。

野苣荬不太喜欢扎堆，总是特立独行地伫立在野草丛中，粗壮的有一米多高，小黄花淡淡的。花谢之后会结带薄翅的种子，随风飘散。把野苣荬折断，会流出白色乳汁，春天鲜嫩的时候可以蘸酱吃。小时候若拔了为数不多的几棵野苣荬，一定会留给刚断奶的小兔崽子们当点心来吃，看着它们蠕动着三瓣小嘴将菜叶送进嘴里，就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
小蓬草是一种野菜，长得飞扬跋扈，棵棵玉树临风，有的达到一人多高。它绝不会在中间生出分枝来，只有顶端开花时才开枝散叶，淡黄色小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种野菜，兔子、羊和猪都不爱吃，而牛却吃得很香。

野苣荬简直可以称霸了，一大株一大株，从底部就生出繁密的分枝，一直到顶端，枝繁叶茂得像一棵小树，并且占了田野半壁江山。野蒿与艾蒿容易被混淆，但却蒙蔽不了我的火眼金睛，艾蒿的背面有一层毛茸茸的白，撸下一把握在手里厚实有质感，香味

扑鼻。而野蒿有一股青涩怪味，家畜家禽碰都不碰，只能任它自生自灭至枯萎，秋冬割下当作柴火烧了。

商陆的叶片碧绿，茎秆紫红，它长得人高马大，属于大型野菜。偶见三两棵，在青草地鹤立鸡群，一串串下垂的果穗，果柄粉红，果子会慢慢由绿变为紫黑色。虽然它不能作为家畜的食物，但在自然界却是一道亮丽风景。一片鸭跖草躲在松柏树底下，它的叶片像迷你竹，翠绿，茎上有明显的节，节处伏地又生根。它开出的蓝色小花只有两个花瓣，奇特，清新，别致，小时候我经常采着玩。

所有的青草野菜里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拉狗蛋这种攀藤植物。它的茎和叶都有锯齿，锋利无比，稍一碰上就拉你一道血印，钻心地疼。这东西属于“舅舅不亲姥姥不爱”的那种，所有的家禽家畜都嫌弃它。即使冬天把它割来烧火，照样锯你不商量。人们喜不喜欢与拉狗蛋无关，它的生命力超强旺盛，逮着树爬树，逮着草爬草，大有所向披靡的架势。

同样的爬藤植物，雀瓢就有些招人喜爱上了，蔓藤柔软，叶片柔美，开淡白色小花。我站在一株雀瓢跟前，期待着秋天它结出的梭形果实。一生中，总有些味道能穿越时光，深深地烙印在内心深处。而甜丝丝的雀瓢果，就是承载着儿时美好回忆的一种野果。

狗牙根也叫巴根草，绿色叶片细窄尖锐，藤茎则为红褐色，一节一节生根，匍匐贴地蔓延到人行道上，任人踩踏而毫发无损。

藤长苗的叶片狭长，布满绒毛，一朵朵的小喇叭花散落在杂草丛中，悄悄绽开一抹温柔的浅粉。

野绿豆通体与真绿豆的秧苗相似，长出的绿豆荚也差不多，只是豆粒细小。小时候我经常撸野绿豆回家喂鸡，不用剥开，扔到院子里，鸡们自己就能轻松解决。我摘下一个绿豆荚剥开，把尚未饱满的籽粒放到嘴里，清香微甜。这可是大自然的精华之物。

人行步道两边茂盛的青草野菜，在热风中窃窃私语，蝉鸣是背景音乐，蝴蝶是访客，蚂蚱是突然串场的舞者。我走走停停，辨认着野草的种类：牛筋草、灰菜、苍耳、金花菜、野苣荬菜、车前草……我会摸一摸青草的叶脉，会采下一朵小野花摇晃在手中。青草野菜的美不在于惊艳，而在于那种绵延不绝、沉默而坚定的存在力量。每一棵青草野菜都像儿时玩伴那般亲切，心底那片绿意盎然的田野在此刻重新苏醒。岁岁枯荣，生生不息，寻常草木之间，藏着夏日独有的清欢，也藏着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